

天地 社会 画家 作品

——以凡高论自然和人格主义

郭晓悦

山东艺术学院，油画创作理论研究

摘要：凡高作为19世纪后印象主义代表画家之一，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美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对自然的热爱，对艺术表现方面独到的见解，艺术作品中流露的真情实感使得意境的表达更为充分。分析凡高的作品中对自然的看法、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体会其中的意境，在美学理念的引导下，全方位探究画家个人的内心本真与情感表达。

关键词：凡高；色彩；笔触；自然；情感；意境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2.02.066

艺术创作中画家面对自然进行审美活动，在审美客体相同的情况下由于审美主体的不同见解，也会出现不同的审美判断。高更认为绘画艺术的核心在于想象，对于现实世界的观察是没有必要的，凡高则认为在自然面前，他能更加深刻的体会到自己内心情绪的汹涌。在母亲的影响下凡高从小便是贴近自然的，接触到印象派的画作后凡高开启了新的阶段，用色变得大胆丰富起来，但他却说我的色彩与他们的理论无关，我信仰色彩；这也流露出了他不局限于现象美即客观事物表象的再现，更追求本质的世界即作品内在的情感意图。同时日本浮世绘的出现让他更加顺从内心情感，素描和平涂大胆而跳跃的色彩结合，像《凡高在阿尔勒的卧室》色彩上大面积铺陈的温暖黄色调与浅蓝色墙壁营造出了一温馨的氛围，但物件的摆放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甚至不符合透视法，将色彩的宁静和自己内心的孤独状态联系起来。这也符合庄子思想中的“心斋”，虚而待物，即为心斋，通过虚其心的方法实现了对道的体会，但是并没有把形体视为体会道的阻碍，保留并承认了形体存在的必要性。但凡高并没有做到“坐忘”——不受到形体与思绪的影响，与世界万物化为同样的存在，去涤除自身的独特性，使自己保持在一种常态之中，由外向内逐层忘却，凡高的作品就时常因为他的情绪化，而呈现出一种急促的运动美感，个性鲜明。

“为什么你认为美——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会同沙滩上的石头一样，一个漫不经心的过路人随随便便地就能够捡起来？美是一种美妙、奇异的东西艺术家只有通过灵魂的痛苦折磨才能从宇宙的混沌中塑造出来。在美被创造出以后，它也不是为了叫每个人都能认出来

的。要想认识它，一个人必须重复艺术家经历过的一番冒险。他唱给你的是一个美的旋律，要是想在自己心里重新听一遍就必须有知识、有敏锐的感觉和想象力。”

（摘自月亮与六便士）而凡高对于自我却有着清醒认知，“如果说乔治·简妮擅长画芍药花，恩格斯·科斯特专长画蜀葵，那么我，比起这两位来说，是真正属于向日葵的。”凡高创作了大量的向日葵，他的自画像是对现实自我的妥协，那么向日葵就是对于内心自我的肯定。凡高偏爱用强烈的对比来表达心情，色不再服从于光，用色彩表达主观情感，使用互补色，形成强烈的对立、冲突和紧张的内在力量，大面积的互补色结合产生的视觉冲击力，就如同凡高内心的情感，强烈而无法抑制，无法中和，也无法各自消散。在凡高的画作中，笔触和颜色都极富个人主义，笔触的形态取决于画家用笔时的状态，激昂、枯涩或是平和；笔触的方向、形状、厚薄都是画家内心情感的一种记录。正像吴冠中所言：

“风格是作者的背影，自己看不见。风格之诞生缘于情感之赤诚。虚情假意与装腔作势，绝对伪造不出风格来。”凡高冲动而富有激情的性格使得他作画迅速，追求热血沸腾的激情，在对自然狂热的追求下而无法保持有条不紊的笔触，这种自我精神的爆发在画作上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这也让我联想到木刻版画作品中有力且有秩序感的画面表现。就是这种“迅速”也体现出了凡高可以用纯净、虚静的心境去看待自然中审美对象内在的精神，快速表达主客体之间的审美关系即“澄怀象”。而凡高的激情绘画就是排除一切杂念，在忘我的境界中对客体纯粹的把握，在主客合二为一中获得美感。与宗炳的“畅神说”即自然形象能给人精神愉悦和

美的享受：“山水质有而趣灵”说明了山水是有生命的，万物有灵气性情，所以人能与自然相通，形成物我的双向感应相一致。

“澄怀味象”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宗炳看到了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审美属性。而在18世纪时卢梭提出的“回归自然”的思想影响了许多画家，只有重回自然的怀抱，才能发现美，找到美。感受与热爱自然，完全被自然所吸引的忘我，把自己的智慧用在作品中去表达情感，这也是画家作画的意义。凡高的大部分绘画生涯都是在与自然对话中度过的。他以纯净的心进入自然，以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内心理解世界，创造了完全属于他绘画世界的情感色彩和笔触。面对自然，凡·高的创作常处于极度的精神亢奋状态：“自然感的严肃常常那样强，我完全感觉不到自己是在作画。笔触一下连接一下。像字句在谈话里或信札里。在有些瞬间里，一个可怕的明微洞见占据了我。在大自然面前占住了我的激动，在我内部升腾上来达到晕晕状态。我有些瞬间，激动升腾到疯狂或达到预言家状态。我是根据需要而随意地运用色彩。”凡高也不止一次的在与亲友的书信中提到过很多对绘画时细节的描绘：日光和蓝天的不同效果，会让橄榄树衍生出千变万化的主题。我自己则观察了叶子的对比效果，这种对比会随着天空的色调而变化。有时候，当树上开满了淡色的花朵，就有无数的昆虫在花朵间穿梭，有巨大的蓝色飞蛾、吃果实的翡翠色甲虫，还有蝉，所有的一切都沉浸在纯净的蓝色中。随着青铜色的叶子染上越来越多成熟的颜色，天空也辐射出绿色和橙色的条纹，之后进入秋天时，叶子会呈现出像成熟的无花果一样的紫色，与泛白的太阳散发出的亮柠檬色浅晕形成鲜明对比。有时候，一场小雨过后，整个天空就呈现出粉色和浅浅的橙色，让闪着银色的灰绿色叶子看起来更加精致细腻。与此同时，也常有身着粉色衣服的女人们捡拾或采集橄榄。他细致的观察着自然的一切色彩和独特现象，生命是有层次感的，就像叶子在不同的角度呈现不同层次的绿。他看到了，感受到了，生命对他来说没什么微不足道，所以他从自然中汲取素材作品表达了无限自由。他的热爱不是矫情，也没有功利色彩。他在自然中寻找艺术的真谛与生命的本质，他说：一个劳动者的形象，一条耕地上的犁沟。一片沙滩，广阔海洋与天空，都是重要的描绘对象：这些都是不容易画的。法国南部阿尔勒的风景让他沉迷，

激发了他的艺术创作热情，在给提奥的信中他写道：

“这里的自然环境真是美极了，笼着大空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蓝色太阳放射出柔和、美丽的淡黄色光芒。多么可爱的乡村啊！”他满怀激情，漫步在山间，寻找心中的完美风景，用明烈的色彩赞美自然，赞美生活，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即使他在生命的倒计时中，拥抱自然、表现自然也是他生存下去的全部内容和唯一目的。他在给其兄弟提奥的信中写道：“有这样一些人，即使疯了、病了，也一样爱着自然，这此人就是画家。”

但在艺术表现方面，凡高致力于探索个性的呈现方式，直到创造出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艺术模式。他合理安排画面，激情和理性被有机地融入他的艺术创作中，通过深刻的思考和热烈而执着的追求，沉浸在自然中，找到原生的自我，探索生活和艺术的本质，营造出一种深刻而豁达的精神气象。凡高认为：“真正的好作品不是对自然的绝对抄袭，而是很好了解自然是有生气与真诚的，这正是许多人的作品所缺乏的。”凡高的艺术作品中充满了独立的思辨观点和创作精神，强调自己的内心主观情感，注重表达自己的情感，寻求外在图式和内心情感的平衡。他这样表述他的创作思想：“在我的眼睛里真正的画家是那些人，他们画各种东西，不是照它们的样子枯燥地分割着，而是照他自己感觉到的那样描绘。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学习他们那种所谓的“不准确”这样的变形，因为在这种变形里有某些无尽的东西潜隐其中。”凡高的艺术追求既是高度自我，也是高度自觉。凡高认为：“艺术是客观事物的注解。”他相信绘画素材与现实生活密不可分，但同时在向日葵的题材上，他也更加意识到绘画必须超越现实，在其中表达自己的个人情感，强调寻找艺术本质的精神。在寻找新的表现形式时，应该更加注重内心精神的表达。他的艺术远远超出了他所处时代，他融合了色彩、笔触和技法，是一种超前的表现，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理解和感受，他用笔触和色彩构建的精神世界感动着每一个热爱生活与自然的人。他的作品表达艺术的纯粹性，去除杂念和功利性，以全部精力热情投身绘画，在对客观世界的尊重下致力于表达出他被大自然激发的天真情感，在所用的形式手法和审美观念上创造出超越时代的独特风格，凡高自信地说：“我的艺术是献给未来的。”

凡高的笔触是有意境的，这来自他对艺术的狂热、

对解放个性和情感的追求，是一种在自我矛盾之下表露主观情感的笔触。它与物象协调的同时还表达了内心情感，这时的笔触既是客观物象的表现，又集自我情感于一体，从而创造出一种意境。“意境”源自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反映了古人对宇宙、人生、艺术的深入体会，强调艺术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心物关系。



在星空系列作品中凡高用豪放不羁的笔触来描绘心中的月亮和星星，白色和黄色勾勒出天空中旋转的群星，深色描绘地面上小镇的房舍，小镇教堂的塔尖直冲云端，地面上巨大的柏树打破画面，深蓝色的笔触渲染画面主体，突出了夜晚的寂静苍凉，整幅画透露着一种冰冷的感觉，让人感到极度不安。这是笔在画中留下的痕迹，既可以表达出画家的个性和情感思想，又可以与观者产生共鸣。笔触既可以体现画家的个性风格又可以向观者表达出画家的精神内涵因此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在《向日葵》系列作品中，凡高以明亮的黄色和橙色作为整个系列作品场景的主色调，通过色彩的呈现赋

予整幅作品强烈的艺术生命力，向日葵的细节表现夸张散发出艺术张力，花瓣的姿势被夸大以增加视觉冲击力，线条通过精细的笔触变得更加流畅和有韵律。

在向日葵形态的表现上，花瓶里的向日葵形态各不相同，有些向日葵用点画的方式创造出色泽饱满的花朵，有些则通过层次感的弯曲线条和流畅独立的线条描绘精致的特征，这些线条被用得相对微妙，集中表现了花瓣的细节；用相对夸张的线条、透视和比例来描绘整体，但在描绘不同物体时，线条有很大的变化，从而呈现出向日葵在空中自由摇摆的风姿。凡高用自由的笔触来安排向日葵与画面布局的关系，这种多样的笔触在整个形式表现为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的融合。

他的笔触坚实有力，大胆不羁，描绘了向日葵的轮廓，富有光泽，充满光彩。他大胆地使用最强烈的色彩，深知“岁月将使它们变得暗淡，甚至过于暗淡。”向日葵系列作品中张扬的笔触，有力的线条则感受到凡高对艺术的执着对生命的渴望，正如克罗齐所说“直觉即表现即艺术”凡高找到了直觉的来源——情感，基于情感作用下凡高的每一个线条，笔触都充满自我内心对事物的直接感受。

结束语

凡高为绘画倾其所有的态度值得我们敬佩，他用真诚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事物，他的作品所追求画面中的物象，并不是去照搬本身，而是加以内心情感的辅佐去追求再造艺术形象，以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自由的艺术创作去表达内心情感。在自然中汲取灵感，却不局限于自然物象，追寻内心深处的感悟。当我画一个太阳，我希望人们感觉它在以惊人的速度旋转，正在发出骇人的光热巨浪；当我画一片麦田，我希望人们感觉到原子正朝着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放努力；当我画一棵苹果树，我希望人们能感觉到苹果里面的果汁正把苹果皮撑开，果核中的种子正在为结出果实奋进；当我画一个男人，我就要画出他滔滔的一生。——凡高

参考文献

- [1] 凡高手稿
- [2] 论笔触在凡高绘画中的运用
- [3] 月亮与六便士

作者简介：郭晓悦，1998年4月17日，性别：女，民族：汉，籍贯：东营市，单位：山东艺术学院，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油画创作理论研究。